

柴志光 潘明權 主編

上海佛教 碑刻文獻集

一誠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柴志光 潘明權 主編

上海佛教 碑刻文獻集

一誠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上海佛教碑刻文獻集 / 柴志光, 潘明權主編. — 上海:
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04.4

ISBN 7-5325-3632-7

I. 上… II. ①柴… ②潘… III. 佛教—碑刻—文
獻—匯編—上海市 IV. K877.4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4)第 004016 號

上海佛教碑刻文獻集

柴志光 潘明權 主編

世紀出版集團 出版、發行
上海古籍出版社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)

(1) 網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1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網網址: www.ewen.cc

經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上海交大印務有限公司印刷

開本 850×1156 1/32 印張 10.75 插頁 6 字數 198,000

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325-3632-7

B·423 定價: 32.00 元

如有質量問題, 請與承印公司聯系 54742915

不與物連
每隨緣起

癸未夏月覺醒



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、上海市佛教協會會長覺醒題辭

道場成就

慧明



上海市佛教協會副會長慧明題辭

悟為深法
住善提心

癸未
妙靈



上海市佛教協會副會長妙靈題辭

水清月現



法心道人



中國佛教協會副秘書長、上海市佛教協會副會長照誠題辭



文004 松江唐經幢記（唐大中十三年・859年）



文039 嘉興府華亭縣明行院記
(南宋嘉熙元年・1237年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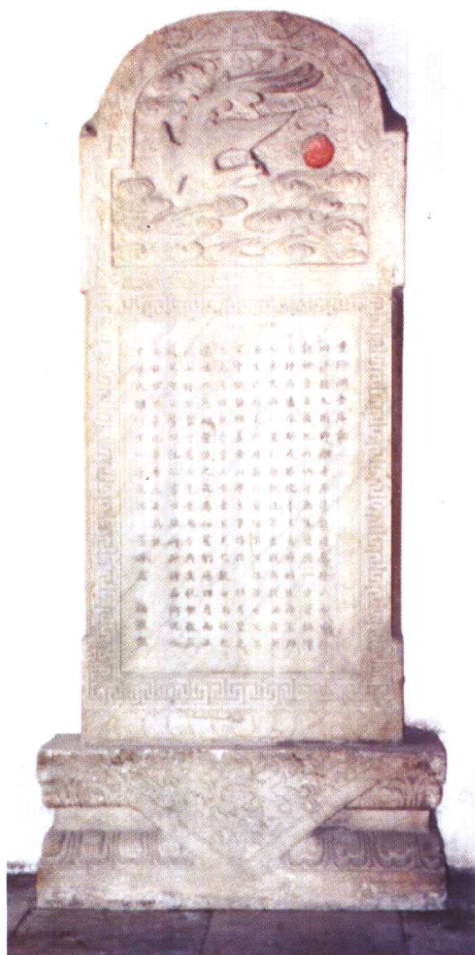
文047 空相寺界石題記
(南宋景定三年・1262年)



文163 龍華塔塔尖寶瓶銘
(清康熙四十一年・1702年)



文152 韜明禪師塔銘
(清康熙六年・1667年)



文231 重修潮音庵記碑 (1935年)



文240 重修静安古寺記碑 (1990年)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收集上海地區(包括古代行政區劃範圍)從南朝梁代開始到現代的佛教碑刻文獻,進行點校、整理、結集,是重要的上海地方史料文獻匯編,是一項具有開創意義的專題工作。

上海的佛教,起源於三國時期。梁代“吳淞江石佛浮海”,石佛被安置在重玄寺(今靜安寺),這段史迹由於敦煌壁畫的描繪而十分著名,相對於上海從元代開始設縣,歷史更為悠久,但是瞭解的人也更為稀少。本書從“石佛浮海”的文獻資料開始,詳錄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各代,到現代各大寺廟的碑銘記載,全面記錄了上海地區寺廟建置制度、寺產寺戶管理、文物古迹保護、寺廟善業的社會功能等諸多方面沿革。作者用了五年多的時間,深入鄉間,搜羅摹寫,查閱文獻,共整理了 245 篇碑銘,比較徹底地清點了上海的佛教碑銘文物。這一份不可多得的社會學、宗教史、地方史資料,其意義遠遠超過了佛教文獻的界限;也為搶救文化遺產,發展上海地方特色的文化事業作出了艱巨的努力。

《上海佛教碑刻文獻集》

主 編：柴志光 潘明權

編 委：許 芳

張劍容

喬 漪

高貞杰

龍鴻彬

潘建德

攝 影：高貞杰 柴志光

序

刻石紀功啓自秦漢，而後碑碣摩崖、造像刻紀遍及中華大地。佛法自漢傳入中國，三藏之中佛經乃傳承之寶，日誦之經，師徒相傳，刻之於石，冀以永期。泰山經石峪之《金剛經》石刻，可謂石刻佛經之最大者，距今已有一千四百餘年。上海佛教萌於三國，《雲間志》云靜安寺創建於三國赤烏十年（247 年），寺中赤烏碑即爲靜安八景之一。然此碑未見，元唐奎詩云：“重元不見赤烏碑，悵惘波神心欲折。”若此碑存，則可謂上海佛教古碑之最早者。

上海現可見最早之佛經石刻乃松江石經幢，建於唐大中十三年（859 年），上刻《佛頂尊勝陀羅尼經》及建幢記文。唐、宋乃佛教興盛之期，上海地區創立大小寺院就達一百四十餘座，而創建及重修之碑刻記文也可小成碑林。元、明、清三代，上海地區創建的佛教寺院又有三百餘座，其間又多有重修、重建者，這些寺院又留下了衆多的碑刻記文。如浦南亭林鎮的寶雲寺，創建於唐大中十三年（859 年），從創建至明成化四年（1468 年）這 609 年間，有碑刻記文達十通，凡唐刻二，五代刻一，宋刻四，元刻一，明刻二。但至今而存者，一爲元代趙孟頫所書《松江寶雲寺記》碑殘角一塊，尚有二十餘字；另一爲立於唐咸通二年（861 年）的石經幢殘柱一段。此類碑刻於一方爲一地文獻之物證，於一寺則爲一刹文獻之載體，宣佛法之經典，叙佛寺之隆替，紀佛徒之功德，從而教化衆生。然千年之史，世事滄桑，許多史書中著錄的碑刻，現已散佚難覓，甚可惜矣。

浦東檔案館諸位文獻工作者能於紛繁世事之中，靜心而坐，

遍閱史志，廣集碑記；能於廣袤松浦之間，車步而行，歷游佛寺，抄錄碑文，幾易春秋，而成《上海佛教碑刻文獻集》一書，匯集碑記二百四十餘通，時跨千餘年，為上海佛教界和佛學研究者提供了一份難得的歷史文獻集。此書發行，惠澤衆多。編著者的智慧奉獻，當作法布施。是為序。

覺 醒

2003 年 3 月

序

浦東新區檔案館諸位館員花了多年的心血，孜孜不倦，足行手抄，為上海佛教界、上海寺院建設和上海佛教文化史研究者獻上了一份彌足珍貴的資料——《上海佛教碑刻文獻集》。

佛教自二千年前傳入中國，三國年間由康僧會傳至江南後，就有佛教在上海地區傳播之說。上海原稱“滬濱”，上海佛教最早見諸文字和“滬濱”兩字見諸文字竟同出於一篇文章。在南朝梁簡文帝蕭綱撰《開元寺浮海石像銘》中，記載晉建興元年（313年）在“吳郡婁縣界、松江之下”，發現兩尊“浮海石像”。可見碑刻確是佛教的一個見證。

自南北朝起，上海地區的佛教寺院就不斷建立起來。現在重新恢復的吳興禪寺、南翔寺（不知何故又改成清光緒年間才創立的留雲寺之名），就是創立於梁天監年間的古剎。唐以後至晚清，上海先後存在過的寺院不下一千所。佛教寺院的更替也如成住壞空，上海好多興盛過的寺院，好多湮滅了的寺院，依憑着歷史文獻和寺院的碑刻流傳至今，讓我們瞭解上海豐富多彩的佛教文化，瞭解綿延不斷的佛教傳承，瞭解歷經滄桑的佛教歷史，瞭解歷代傳揚的大德高僧。

本書收集的碑記共 245 篇，計南朝梁代 1 篇、唐代 5 篇、五代 1 篇、宋代 48 篇、元代 34 篇、明代 59 篇、清代 76 篇、現代 21 篇。其中，從各種地方志上收集到 189 篇，從其他書籍中收集到 34 篇，從碑上直接抄錄 22 篇，共約十五萬字。此中，用了不少功夫，花了不少時間，費了不少口舌，翻閱了不少資料書籍。以前，我在寫《上海佛教寺院縱橫談》和參加編寫《上海宗教志》時，為了考

證某些史實，收集過十多篇碑記，深知在寺院中，在石碑前，面對或因人爲或是自然原因而湮漫不清的碑文，坐不下、看不清、抄不了，在天氣、時間、光綫難如人意的條件下，一筆一筆辨認字迹的辛苦。這十幾萬字的資料，不能借助電腦，無法用更現代化的手段，雖然稱不上字字珠璣，總還是筆筆着力、點點滴汗。浦東新區檔案館諸位館員默默無聞地爲上海佛教所做的這點貢獻，決不亞於虔誠的佛教徒。

這 245 篇碑文記錄了上海佛教發展軌迹的珍貴資料，傳遞給我們許多歷史信息。翻閱此書，龍華寺、靜安寺、吳興寺、南翔寺、西林禪寺、頤浩禪寺、圓津禪院、青龍禪院、玉佛禪寺、萬佛閣、潮音庵等寺院的歷史都歷歷在目。在這些碑記文獻中，有 48 篇涉及古代佛教寺額制度和僧官制度。

在上海歷史上，有許多佛教寺院的寺額名稱是由皇帝和朝廷敕賜的，這實際上是古代對寺院的一種登記制度。如南翔寺（唐賜南翔寺額）、龍華寺（宋賜空相寺額）、頤浩寺（元賜頤浩禪寺額）、西林寺（明賜西林大明禪寺額）和青龍寺（清賜吉雲寺額）。

從這些碑記文獻中，我們還可以看到當時寺院的規模及級別，從有無寺額及寺院之別中，我們也可知道一所寺院的發展過程。如唐代華亭縣（今松江境）法雲寺“奉祠部牒，改院名爲寺”，（今奉賢境）方廣教寺宋代建隆年間“改院爲寺”，青浦頤浩寺元代元貞年間“被旨升院爲寺”。

在碑文中還有關於僧官的一些記錄，如宋代“左街僧錄主管教門公事欽差住持”；元代“特授”住持大報國圓通寺、“賜旨護持”（報恩懺院）的住持；明代爲重建西林寺圓應塔撰文的“京都僧錄司左善世”（正六品，相當於全國僧官機構第一把手）、前任僧錄司右講經（正八品）後擢升右善世（正六品）的安國寺住持。

另外，涉及寺院中僧職稱謂的，如皇帝封授住持、自稱住持、住山（規模小和無寺額的稱監院、監寺）。無論僧官做到全國僧